

梦  
Dream  
Garden  
花园  
第一辑

# 七月流火

南朝一梦之一

橡果 著

和风 主编



南朝一梦之二

# 七月流火



橡果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七月流火/橡果著 -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 2006. 12

ISBN 7 - 80723 - 174 - 2

(梦花园爱情小说系列. 第1辑)

I 七… II 橡…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41852 号

---

**七月流火(梦花园爱情小说系列) 橡果 著**

---

出版发行:远方出版社

社 址: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深圳市福威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50 × 1168 1/64

字 数:2700 千字

印 张:75

版 次:2006 年 12 月第一版

印 次: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 - 3000 册

书 号:ISBN 7 - 80723 - 174 - 2/I · 51

定 价:135 元(全 30 册)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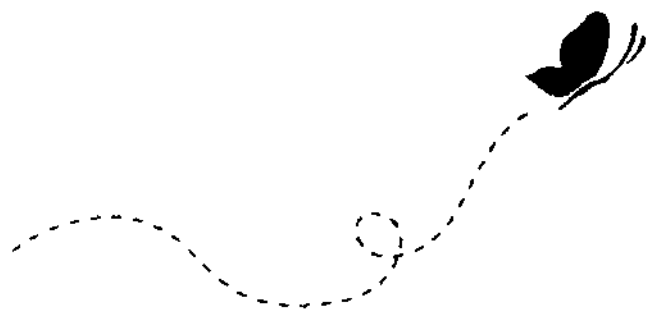
远方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 梦花园第一辑书目

编号	书名	作者	编号	书名	作者
001	买妻	寄秋	016	她在半夜不睡觉	寄秋
002	抢妻	寄秋	017	赖上植物的女孩	寄秋
003	新科妹妹	慕枫	018	请叫我女王陛下	寄秋
004	娃娃新娘	艾佟	019	别说你爱我	明星
005	抱得王爷归	绿荷子	020	草莓恶徒	方蝶心
006	老婆少根筋	金萱	021	城堡里没有公主	陈毓华
007	金城卷	湛露	022	寻妻	寄秋
008	玉阳卷	湛露	023	银一两	浅草茉莉
009	黑羽卷	湛露	024	当灰姑娘碰到情	简璎
010	圣朝卷	湛露	025	女王,饶了我吧	绿荷子
011	白目公主	皇千秀	026	迷糊俏妈咪	金萱
012	七月流火	橡果	027	童话的爱情	金萱
013	失忆情人	简薰	028	亲亲剪刀手	绿光
014	劫婚	慕枫	029	邻家男人	子纹
015	住在坟墓的猫	寄秋	030	代班红娘	羽十三

# 征 爱 情 故 事



只要你是爱做梦的孩子，  
不管是想换个舞台，  
或初试啼声，  
我们都拍手欢迎！



## 来稿注意事项——

1. 完整的稿件，字数约10万字（包含标点与必要段落空白），  
字数算法：字数×行数×页数（包含标点与必要段落空白）。  
需分章节。

※若是用Word的字数统计为6万5千字至7万5千字。

2. E-mail至garden@lunagd.com 花园组（收）

来稿时请务必注明真实姓名、联络电话、地址。

（请保存Word文件以附件传送）

3. 请尊重著作权，切勿抄袭、转译。

4. 审稿期为30天，审稿后，原稿恕不退回。



1

殷旭皇朝，承安元年。

苏州府。

边郊一个农家小院中。

五更天刚过，孟大嫂便开始叫唤：“芙蓉，明月，快起来收拾！”

她叫唤半天，才起来一个蓬头垢面、衣衫邋遢的少女，慢吞吞地走进厨房，边打着哈欠边道：“娘啊，怎么又要一大早叫人家起床？”

“早个屁啊！”孟大嫂气得一扫帚就打过去，“再睡，日头就要晒屁股啦！”

“哎哟！”少女咽回没打出的半个哈欠，赶紧躲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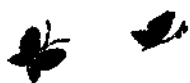
孟大嫂犹在骂骂咧咧：“真是，一个个生得跟猪一样！”

旁边猪圈里养的花母猪仰起头“嗯哼”了几声，像在印证她的话。

“明月呢？”孟大嫂没好气地问。

芙蓉缩了缩脖子，“我不知道……大姐好





像已经出去了。”

“这个死丫头，再过几个时辰沈家的迎亲队伍就来啦，这个时候给我跑到哪里去？”孟大嫂一听就要发火，“你快去把她给我找来！还有灶灰要抹抹，院子里的鸡屎也要扫掉，她身上好歹也要打扮一下，到底是嫁过去的人……”

她不敢再听老娘抱怨，赶紧回屋里洗了把脸，换件干净衣裳就跑出去找人。

等孟大嫂烧好早饭，叫醒老三流火，芙蓉才气喘吁吁地跑回来，“娘，我村前村后都找了，到处都不见大姐的人影。”

流火喝着粥、咬着烧饼，腮帮鼓鼓地道：“出了什么事？”

“你大姐一大早就不知死哪里去了！”孟大嫂气得站起，又一屁股坐下。

这时太阳刚刚升起，金灿灿地照进屋来，照得流火左手里的烧饼活像镀了金，“没事儿，”她笑嘻嘻地说，“大姐今天就要嫁人啦，她肯定是害羞，躲起来偷偷搽胭脂呢。”

“臭丫头，吃你的饼，少胡说八道——”孟大嫂又忍不住站起来，推了老三的脑袋一把，嘴上骂得凶，可没舍得使什么力道，不过用指头轻轻一点。

孟大嫂年纪轻轻就守寡，独自抚养三个女儿，老大明月，老二芙蓉，老三流火，惟独老三的脾性最像她，着急或生气的时候一样的火爆爽直，加上年纪又最小，所以孟大嫂平日里

最疼的就是老三。

当下孟大嫂就冲去老大和老二的屋子里查看，而芙蓉大清早跑了一趟，肚子早已饿得咕咕叫，趁老娘不注意，手脚利落地从桌上拿过两个炸好的芝麻球，大口咬着，紧跟在后面。

她们家穷得要死，母女四人经常不得不喝清粥来当早饭，说是粥，有时根本就是掺了米粒的清水，现在有烧饼和芝麻球，还有又稠又甜的粥喝，全赖半个月前有个媒婆来家里说媒，孟大嫂一听是本城最有名的商贾世家，也不管对方是不是缺胳膊断腿，狠下心就答应把娴静乖巧的大女儿嫁过去。结果隔天沈家就送来大宗聘礼，有珠宝、绸缎，还有几百个白花花的银元宝，乐得她一连三天笑得牙都酸了。

“这死丫头的东西怎么都没了？”孟大嫂翻找得气急败坏、火冒三丈，转过身来就去揪老二的耳朵，“就知道睡得像只死猪一样，你大姐什么时候走的？”

芙蓉痛得一张口，大半个油澄澄的芝麻球就掉在地上，心疼地猛盯着它瞧，“呜……娘，我不知道……你叫醒我的时候大姐已经不在屋里了，我看她床铺整整齐齐，还以为她听你的话，去外面买东西了。”

“还想着吃是不是？”孟大嫂飞起一脚，将芝麻球踢出门去，又揪着老二走到窗边训话，“你是个死人呐！我前几天就叫你留神看着你姐姐……还叫？叫什么叫？哼！她先前跟柳员外家那个穷教书的秀才眉来眼去，当我不知





道？”一想起这事，她脸色倏地大变，“不好——坏了！”

“娘，你知道大姐上哪儿去啦？”芙蓉痛得泪眼汪汪。

孟大嫂放开她，“你快去柳员外家一趟，问问那个该死的秀才还在不在！”

倒霉的芙蓉只得饿着肚子又跑出门。

孟大嫂则神色慌张地走回饭厅，“流火啊，我的小祖宗，这下子要出大事啦——”她哭丧着脸在饭桌边坐下。她们母女才过上没几天的好日子恐怕要结束了。

“娘，到底出了什么事？”流火受不了老娘一脸的苦瓜相，用力咽下最后一口烧饼。

“还不是明月那死丫头！”孟大嫂此刻真是欲哭无泪。

流火帮她盛了满满一碗甜粥，“娘，你还是先吃早饭吧。”她早知道大姐已有了心上人，对这门亲事不乐意，不过亏得那些聘礼，她们母女四人这些天才能吃饱穿暖，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唉！只不过娘逼着大姐为大家做出牺牲……

“大姐是不是跑出去啦？兴许去买东西，一会儿就回来了，你急什么？”

“我怎么不急？”孟大嫂一听这话倒真的急上火了，“等日上三竿，沈家的人就要来迎亲啦！哎呀！要是到时新娘子跟那秀才跑了，沈家老太太翻起脸来，把那些聘礼全部收回，我



们一家又重新喝西北风去啊”她说完咕噜咕噜地喝了一大口粥，然后一抹嘴巴就站起来，“不行，就算跑了我也要把她逮回来！”

“娘，这下真的坏了！”院门口，芙蓉的声音已经传进来。

孟大嫂“啊”的一声坐回木凳上。坏了！坏了！肯定是私奔了！

果然，芙蓉一进屋就大口喘气，吃力地说：“柳、柳员外说穆秀才昨晚……昨晚跟他辞了行，半夜就、就打包走了……”

“这个不要脸的小畜生！”孟大嫂活像被雷劈中，脸色顿时惨白。

天苍苍，野茫茫，这下叫她上哪儿再去找一个漂漂亮亮的大女儿上花轿？

“娘，现在怎么办？”芙蓉也垮下脸。她虽然平常真的像猪一样，喜欢吃、喜欢睡，但毕竟没那么笨，也知道没了大姐就没了新娘子，没了新娘子就没了聘礼，没了聘礼就没了她刚刚吃的芝麻球、身上穿的暖和衣裳和晚上盖的丝绵被子。

她老娘只白了她一眼，“你问我，我怎么知道”

流火也不说话，又拿过一个烧饼，在旁边闷闷地咬，似乎在盘算什么。

芙蓉一见就馋得猛吞口水，忙叫，“流火，把这个饼给姐吧，姐饿坏了。”

“哦，你拿去吧。”流火依旧想着心事，把咬了一小口的烧饼递给二姐。



芙蓉接过来，欢喜地扯下一大片就往嘴里塞，孟大嫂瞅着她这副馋样，又是一气，猛地拍掉二女儿嘴里的饼，大骂道：“吃！你就只会吃！长得跟猪一样，送都没人要！”

“呜……娘啊，你别又弄掉人家的早饭……我真的好饿……”芙蓉一下子又是泪眼汪汪，右手死死地抓紧剩下的半块烧饼，“大姐跟穆秀才跑了，我也没有办法啊！”

“就是，关二姐什么事？”流火看不过去，索性走过去把娘亲拉开，“娘，你现在乱发火也没用，看看外面的天，沈家迎亲的队伍恐怕已经走在路上了。”

孟大嫂一看外面阳光灿烂，却打了一个大哆嗦。

转回头，眼光又无可避免地落在躲在墙角甜甜啃饼的老二身上，火气更甚，“你看看你二姐，我们母女三人又要过回从前的苦日子了，她还只知道吃吃吃！长得又难看，拿她顶替明月都不成！”

芙蓉听了好委屈，小声在墙角反驳：“我难看也是娘生的啊……”

“胡说，我们家哪有颧骨那么高的？简直不像我生的！”孟大嫂气急败坏之下胡乱指责，又冲过去一把拉起二女儿，“你看看你，风一吹脸上就发红，鼓着个腮帮子，活像被人打肿了一样，真是难看！”

芙蓉被嫌弃得一脸泫然欲泣。

见状，孟大嫂骂得更厉害，“苦着个脸更



难看，活像野鬼！”

“娘，好啦。”流火只得又拉开娘。三姐妹里就属二姐生得最难看，最不像娘年轻的时候，性子又懒惰，结果成天都被骂。“娘，我已经想好了，沈家有钱又有势，我们得罪不起的。”

“你想干什么？”孟大嫂看老三一脸决绝的样子，大为紧张。

流火面无表情地走回饭桌边坐下，“花轿就快来了，我们家总得有个新娘子上去，你既然嫌二姐长得难看，那么我去，我顶替大姐去嫁给沈家那个什么二爷。”

“我的小祖宗哟，那怎么成？”这简直是剜了她心头的肉啊！

“要不然我们就得把聘礼全数退还给人家，”流火垂下眼盯着地面，冷冷地说：“但是这些天你给我们买了衣服和被子，又托邻村的王木匠新做了桌椅，还有那些吃吃喝喝的加起来已经花掉了两个大元宝，我们赔得起吗？”

“这……”孟大嫂一听就泄气。

单靠她给人洗衣服、老大绣花、老二割草养猪、老三下地种些果蔬，赚的那些微薄小钱连维持家用都不够，哪还有闲钱去凑齐那两个大元宝？何况眼下老大都跟人跑了。

这时芙蓉怯生生地靠过来，“流火，二姐不让你嫁过去，你年纪比我小，二姐怕你受委屈。”

孟大嫂被她说得眼眶也湿了，心里有些后



悔刚才对老二这么凶。

“二姐，没关系的，”流火却抬起头笑笑，“我有办法嫁过去又回来。对了，娘。”她把目光转过去，“我是认真的，等我一上了轿，你就跟二姐把家里收拾收拾，把值钱的东西带走，千万记得要把那些元宝都换成银票藏在身上，等天黑就离开家，去邻镇找间客栈住下，我会去找你们的。”

“傻丫头，嫁进去了你还怎么出来？”孟大嫂紧张到不行。

流火笑得狡黠，“我自然有办法。”

“真的吗？”芙蓉立刻欢喜起来，“要走不如我们现在走吧，娘啊，我们赶紧去收拾——”

“二姐，现在不行。”流火拉住她，“沈家迎亲的人就快来了，现在怎么走得成？”

“那我们先逃到山上去。”芙蓉还是傻乎乎的。

“死丫头，果然蠢得跟猪一样！”孟大嫂看见她这副样子，忍不住又生起气来，狠狠地在老二头上打了一下，惹得芙蓉又哇哇叫痛。

流火也懒得再跟二姐解释，径自回屋准备自己的东西去。

★ ★ ★

夜已深，外面疏星淡月，屋内却是灯火如昼。

在两支贴了喜字金箔的大红蜡烛燃至一半时，流火小心翼翼地吧红盖巾掀了开来。

好极了，所有的人都在前院喝酒，连两个喜婆都被拉了去，现在新房里只有她一个。

她把红盖巾用力丢回床榻上，又火大地把头上的珠冠扯下来，在心里嘿嘿冷笑。好一个有名有望的沈家，居然也会干这种卑劣无耻、生儿子没屁眼的坏事！

说是花钱买媳妇吧，好，世道一贯如此，她也没有话说，但直到拜堂那一刻她才知道，原来她顶替大姐嫁的丈夫根本是个死鬼，而且都已经死了七八年了！

全怪沈家那个老夫人突然不知怎的，直说病死的二儿子托梦给她，说什么一个人在地下太寂寞，要再娶一房小的来陪——呸！他的大老婆还在阳间活得好好的，凭什么再娶一个青春年少的女孩子为他守活寡。

流火气得俏脸发白，抓紧双拳在房中走来走去。

这桩事从头至尾最最可恶的，莫过于沈家事先什么都瞒着，直到拜堂她才知道这个杀千刀的真相！也幸亏是她嫁过来，要换了脾气温顺的大姐，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不过她孟家的女儿也不是好欺负的，红烛掩映下，流火忽然露出一丝诡异的冷笑，然后弯腰掀起身上所穿华丽又笨重的褂裙一角，再掀起里面粉色的衬裙，从腿上解下两个原本绑着的包袱。

喔，真是累，她抖抖酸软的两条腿，满意地把两个灰布包拿到床上。



眼下该是它们派上用场的时候了。

★ ★ ★

而此时，在沈家庄园东边的一间雅阁内，有两个人相对而坐。

其中一个身穿青灰色的绸衫，金线镶边，不高不矮，略有些胖，看上去年约五旬，是沈家七间大商铺的总管。

在他面前那一位，一身白衣，轻袍缓带，眉目俊朗，乃是沈老夫人最疼爱的金孙，沈府的二少爷沈颐。眼下陆总管正在向他汇报“天宝楼”上个月的账目，以及近几日发生的一些要事。

天宝楼专门经营玉石买卖，上个月生意平平，只有三宗大生意，沈颐一边翻看着账本，一边听陆总管解释，神情似慵懒却又不懈怠。至于二叔这桩莫名其妙的冥婚，他没兴趣、也没空理会。

二叔早已入土为安，奶奶却非要把一个虚无的梦当真，还大张旗鼓地挑选新娘，如今这婚事闹得满城皆知，说出去倒让人看他们沈家的笑话。

“二少爷，昨日郑大人亲自来找我，说钦定的巡抚大人近日就要到任，他听闻那位姓宓的抚台最喜欢把玩玉石，便让我帮他挑几样稀罕的，到时他好送过去孝敬孝敬。”陆总管说得有些忧心。

官送官，掏的还是底下商家的腰包。

沈颐放下账本，淡淡一笑，“那也好，这



种事你有经验，看着办吧。另外——”他目光下落，想了想，又道：“我先前听你说，郑大人对天宝楼里那一尊‘鸿运当头’特别感兴趣，这一次你一并送去，就说是我们孝敬他的，连带巡抚大人的账，天宝楼都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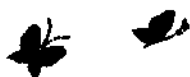
“是，我明白了。”陆总管点头，喉咙却忍不住一紧。

娘老子的，这次又是好大一笔开销。二少爷晓得官家的厉害，时时处处精心盘算着，现在只怕年终算账时，那个什么都不懂又喜欢插一脚的三爷，不分青红皂白又要计较个没完。

这苦头他们不是没吃过。三爷就是老夫人的第三个儿子，二少爷的三叔，本来当年沈家的酒楼、钱庄和茶号都是归他管的，但他这个人根本不懂经营，不出半年，好好的生意都衰败下去，后来钱庄和茶号就由大少爷沈湛接手，二少爷负责布庄和其他所有的商铺，两兄弟也由此在他们三叔的心里落下了怨恨。

自己在沈家待了也有好些年头了，东家的事基本上也看了个透彻。要说三爷，那脑袋里似乎永远只知道打开门做生意，卖出去多少货物，就非得赚回来多少银子，这前沟后渠、明巷暗道和背地里的手段他一概不懂。

沈颐抬眼看老总管的表情，心里自然明白他这是替沈家心疼，但如今的世道，放多香的饵，才能钓多大的鱼。他心里思量着，随手倒了一杯茶，“陆总管，你尝尝六安的瓜片，谷雨前采制的。”



“是。”陆总管小心地接过。他知道二少爷一向待人温和，所以倒也不受宠若惊，浅啜了一口，当即忍不住赞道：“香气清鲜，透彻心肺，果然质量绝佳。”

“是吗？我已经喝了有十来天，倒不觉得有这么好。”沈颐给自己也倒了一杯，随口说。

陆总管放下白瓷的茶杯，目光转开去，“哟，二少爷，你这砚像是歙州产的。”

沈颐又是不以为意地笑笑，“你倒识货。”

歙地产的砚质地坚韧、纹理缜密、发墨益毫，贮水不干且雕工精细，古来即为贡品。

“不敢充行家，”陆总管忙讨好地道：“只是二少爷用的必然是极好的。”

沈颐忽然站起，“天也晚了，陆总管你回去吧，我也要去外面走走，透透气。”

“哎，好。”陆总管答应着，和少东家一起步出雅阁。

初夏的夜已显几许燥热，老总管辞别后，沈颐一个人静静地踱出了他自己居住的庭院，不知不觉间向沈宅中央的大荷塘走去。

与此同时，新房内一切都已布置妥当，流火脱掉身上笨重的新娘褂裙藏进包袱里，然后悬着一颗心，蹑手蹑脚地从新房的窗户爬了出去。

有钱的人家都是高宅深院，沈府也不例外，害得流火才逃亡没多久就迷了路。她成婚的院子本在西边，只需再向西便可逃出去，但她提心吊胆之下失了方向感，反而往东摸索，结果